

起

两千年琼州看烈楼

“百年琼州看海口，千年琼州看府城，如果说两千年琼州，就得看烈楼了。”省教育厅退休干部、长流镇人吴劝慎认为，要回溯新民村的起源，烈楼是跳不过去的一个记忆。

烈楼是今天长流镇和西秀镇地区的古称，1928年前，一直称烈楼，民国时称那流，1948年开始改称长流。过去，那林村长期属于烈楼都的管辖范围。

烈楼港的名称由来，史志中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，一种说法是汉军渡海从这里登陆，在此布列战船；另一种说法是为了鼓舞士气，展现破釜沉舟的勇气，汉军在这里焚烧楼船。清宣统《徐闻县志》记载：“渡海至琼，相传伏波将军粤军既齐渡乃焚其舟，以示必胜。”

无论哪一种说法，都说明中原王朝从这里开始，在海南开疆设郡，这里是海南岛纳入中国版图的第一步。自伏波将军率汉军上岛后，上千年间中原王朝对海南虽有弃置，但烈楼港作为一个连通海南与大陆的交通枢纽始终活跃着。

从西汉元封年间至1928年的两千多年间，长流地区始终都称为“烈楼”，直到1927年琼山县划设团局，因那流、荣山、田头3个团局在长流境内，所以烈楼才统一改称那流。

抗战胜利之后长流地区的乡贤纷纷回来建设家乡，1947年，他们筹资创办长流中学，也一并提议将“那流”改为“长流”，取流经全境的五源河源远流长之意，然后长流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天。

在新民村的东北部，有一条两米见宽的小路蜿蜒通向东边，古道两侧野花丛丛，举目四望皆是良田美池。郑晖世介绍，这条小道已有数百年历史，过去一直是连通烈楼港与府城的重要通道，商贾旅客南来北往皆从此过。

走过一座古石桥，听得桥下流水潺潺，村民介绍，此为五源河支流，已在此流淌上千年。传说只要有牛畜在桥上留下粪便，不久必有大雨至，将石桥冲洗干净。

再往前走，果然在泥土下发现了沿古道向东排列的石板，不知经多少代人的踩踏变得磨损不堪。今天的古道清幽宁静，只能从这残留的石板想象当年车马往来的忙碌盛景。

“现在村中的谢氏最早于南宋庆元年间迁入，至今已有800多年，而谢姓之前，还有更早的姜姓，已迁入村子很久。保守算来，那林村该有近千年的历史。”海口市五源河学校教师、新民村村民郑晖世所说的那林村，今天地图上已经找不到这个名字。郑晖世介绍，1951年那林村更名为新民村，有万象更新之意，但长流地区的群众直到现在仍习惯称之为那林村。



新民村的习礼堂。

承

古村先祖启山林

穿过曲折的村中小巷，不一会便到了一个高坡，高坡上斑茅丛生，带紫色的花穗在风中摇曳。

沿土路走上高坡，便看见了一个凸起的土包，周围的泥土已被挖起，不远处还堆放着有精致雕刻的墓石，可以看出这个墓正在修葺过程中。新民村村民小组组长介绍，这就是新民村王姓始祖王遼之墓。

今天新民村的王姓不仅是村中的一个姓，王家也是长流地区有名的大家族，除了人数众多，更重要的是数百年来诗礼传家，先贤辈出，算上王遼，共出过进士4人。而据《海南岛古代简史》载，从

宋代到清代，海南共有进士不过96人。

在村中废弃的罗王庙院内，还保存一块古石碑，石碑上记录了村中的王姓的来源：“溯宋祥兴末年，王祖（指王遼）洩琼卜居那林……历元及明，人文昌盛。”

“王遼是宋代的进士，出生于福建兴化府仙游县，1279年漂洋过海来到海南，一开始在现在的儋州任知军，后来调任乾宁安抚司同知，死后葬在烈楼那林村。”王遼后人王朝跃介绍，新民村王氏后来出过那么多考取功名之人，也是源于先祖遗风。

在村子西北部的小学旁，有几间破

败不堪的瓦房，其中墙瓦破旧，院里已是荒草漫长。新民村村民小组副组长郑惠世介绍，王氏祠堂原为三间三进，现仅存一进，传说已有800年历史，曾经在雍正二年，即1724年，有过一次大修，后来逐渐荒废。

郑氏也是新民村的一大家庭，这个家族莅村始祖郑钦官居奉政大夫，南宋末从福建迁来琼邑新民村。据《琼山县志》记载，那林村郑氏家族“先世自明代以来，读书起家，领乡荐，选明经者，代有其人。”

这个家族早在明代就出过一名举人——郑稽，清代以来又出过进士1

人，举人1人，岁进士1人和庠生、国学生及科举废除后赴美日留学等饱学之士三十多名。

在村中的小巷之中，还保留有郑氏祠堂，修建于明代，经过多次重修，至今已不下600年历史。郑惠世介绍，郑氏祠堂原为三间两进布局，现在仅存一进。

走进郑氏祠堂小院，见祠堂屋顶长起了野花，小院中的美人蕉也正花开灿烂，鲜红色的花瓣仿若娇艳欲滴的美人唇。中间的堂屋虽然破旧，但供桌尤在，两侧的厢房屋顶已破了一个大窟窿，地上已是荒草没膝。

转

成风化人兴学堂

孙王琪，他年轻时在府城读书，同丘潜之父丘传相交甚笃，曾任广西太平府和江西南昌府通判。归乡后在村里办了“习礼堂”教化村民，对村中童蒙传授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等，对年长者传授《四书五经》。

王琪还设模拟考场培训应试学子，传说牧童浣女都能出口成诵，朗朗书声响彻全村。王琪设堂授徒开烈楼地区教育之先河，培育起那林村读书风气，带动烈楼地区许多村庄相继办起私塾，此后办书院、学堂、小学、中学，尚文重教之风日盛。

王琪次子王忱少年时就曾在“习礼堂”学习四书五经和人伦纲常，得其父谆谆教诲，年纪稍长后又到府城的“景贤祠”求学，深受书香风气熏陶。

后来王忱参加乡试中举，明成化十年又赴京参加会试，笔试《策问》答问得到主考官赞扬，但因琼州口音不佳，面试成绩不好被淘汰，以乡贡进士入翰林院修国史。

据《长流志》载，明正统十年，即1445年，在那林村“习礼堂”的榜样带动下，长流50多个村庄几乎个个都办起了私塾，有些大的村庄还办起两三所私塾。



新民村的班超旧庙，庙内四根柱子、短柱等全部用石料雕琢而成。



新民村的郑里铎、郑里镇故居耕读门。



新民村的石板路古道。

合

耕读持家古风存

在新民村中，有一处新修的小院门题写着一副对联，上联为：勤耕细作农桑业，下联为：奋发博读圣贤书，横批为：奋斗门。

推门进去，见小院清幽，庭中一棵柑橘树挂满金色小果。一位老人从北面楼中走出来相迎。他告诉我们，他叫王乃捌，是这个院子的主人，他们家有耕读持家的传统，所以在门楼上写下对联教育后人。他的儿子王朝政2004年考入清华大学，现在已有博士学位。

在村子的西北边，有一座高高的门楼，上面红底黑字写“守望楼”三个大字。郑晖世介绍，守望楼是由时任琼山县长的村里人郑里铎建造，守望楼不仅包括这个门楼，还包括了巷子里面的耕读门、师竹斋及郑氏祖屋。

郑里铎是那林村郑氏第十四世孙，是黄埔军校二期的学生，也是长流地区第一所中学的主要创办人。郑里铎1937年退出政界，先后在上海和广东的雷州、从化等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。抗战胜利后，考虑到家乡建设需要人才，他决定回乡创办长流中学，并被推举为建校负责人。

郑里镇是郑里铎之弟，1914年随郑里铎东渡日本留学，获庆应大学经济学学士，归国后受聘任上海法学院教授，抗战胜利后，郑里镇被聘为民国广东省南方商业专科学校、珠海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，负责财政学和经济学科的教学。

从门楼走入小巷内，不久便见一处高墙大院，院子的正门刻有一副对联，横批为“耕读门”，上下联分别为“耕国家地”和“读古今书”。王乃捌家宅子的对联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在房子的一侧有一座残破的两层小楼，二楼门楣上写着“师竹斋”，郑晖世介绍，这是当年郑家的藏书楼。尽管房屋已经破败，但从廊柱间的木雕，或是楼阁上灵动柔软的、疏密有致 的木格花窗，都可以看出这里曾是做工精巧的文雅之室。

“守望楼不仅代表这座楼守护着我们村庄，也教育着我们不要忘记优秀传统，要守住先人传下来的崇文尚德、诗礼传家的家风。”郑晖世感慨道。



新民村的文里坊守望楼。

## 铭记历史是那林人的传统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吴慎劝

走在新民村边，见到有村民在田间种菜除草，池塘中群鸭戏水，走入村中，见孩子树下嬉戏，老人信步闲度，一派怡然自得的场景。

新民村，古时称那林村。新民村村民小组组长郑惠世介绍，“那”字长流话意为田地，指较远的时间、处所；“林”字在汉语中本为高粱的意思，但长流话中取象形，本义为谷物之粘性。那林，意为远古良田优谷。

村民相传，此地区田地很多，谷物优良，古时稻谷也进贡皇上。

尽管那林村改名为新民村已经过了60多年，但当地村民一直习惯称其为那林村。“新民这个名字寓意也挺好，但我们还是喜欢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名字。”村民王乃捌表示。

在那林村中流传着一句古谚：“五里九井七庙塘。”说是的古时那林村范围广，走完一周约有五里，村中分布着九口井，村子周边还有七个神庙和七个池塘。

“随着村子人口的增多，盖的楼房也越来越多，绕村走一圈肯定不止五里路了，但九个井至今仍保留有七口，七庙虽然有些年久失修，但大致的规制还保留着，七个池塘也都还在。”

走在古韵犹存的石板小巷中，不时会遇见有村中老人热情相邀，请笔者前去欣赏他家保存的古物。

在郑家大院，郑晖世和一些村民抬出他们收藏的一块木匾，匾上以楷体写着“广文第”三个大字。郑晖世介绍，这匾为海南科举时代唯一的探花张岳松所题。

“村里近年来新盖了许多房子，看起来有些七零八落，没有系统性。一方面是缺乏规划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留下一些老房子，为后世子孙留下一些乡愁记忆。”郑惠世介绍，如今许多老庙老宅都散布在村中新盖的房子中，走在村中会有新旧交替的错落感。

在村子东边的古道旁，我们见到了有名的常住宝塔。塔高3.42米，平面四角三层，仿木构楼阁式，用石材分块面雕刻叠砌而成。在第三屋的四面分别刻有“常住宝塔”四字。据《长流志》记载，此塔的风格在云冈石窟的浮雕中仍可见到，所以有人怀疑是唐代鉴真和尚所建。

“这个塔也曾倒过，村民们不忍心这个古塔就此荒废，所以又把原来塔的石块捡回来，重新叠成现在这个塔。”郑惠世说，2009年常住宝塔被列为海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走在村中与村民交谈，会发现包括许多年轻人在内的村民都对村子的历史很了解。细问之下才知道，原来在1997年，新民村文化水平较高的一些人，组织在一起编撰了一本《那林村志》，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将古村的记忆保存下来。

如果说对村庄古物的保护只是村民自然而然的习惯，那么修撰村志可以说是有组织地对乡村集体记忆的记录。

走入高过头的茅草丛中，寻找一条路通向王家古墓。郑晖世表示，每年扫墓村里各姓氏在的人都会回来祭祖，王家分出到临高的一支也会回来。

“热爱家乡，铭记历史是那林人的传统。”郑惠世表示，现在周围都在拆迁建新城，他希望能把村里的文物古迹保留下来。

村民告诉我们，以前站在这个高坡向北望去可以看见海，现在已经看不见了。“望不见海，可是乡愁总得记住。”郑惠世感慨道。